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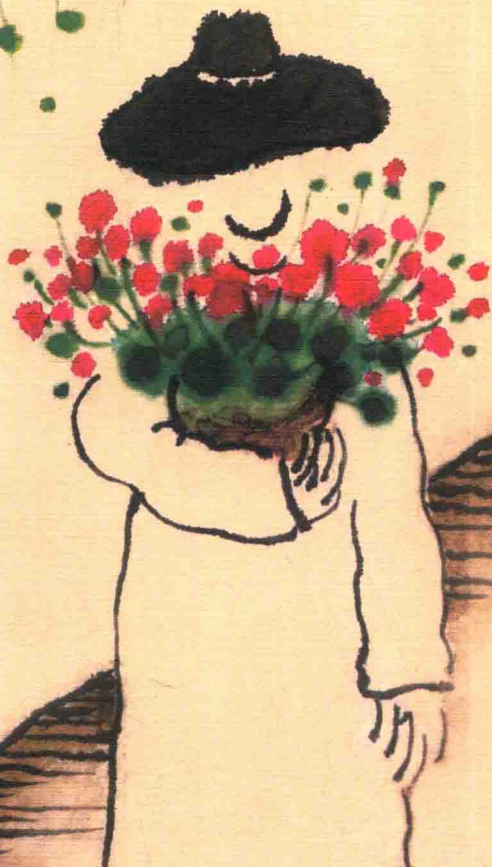
雅舍情书

梁实秋——著

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，
乃是人间无可比拟的幸福。

——梁实秋

抱花路过小巷，
忽听有人弄琴。
驻足听了一会儿，
流水漫过此心。



老树画画
彩插精编

梁实秋

群言出版社
QUYAN PRESS

雅舍情书

梁实秋——著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雅舍情书 / 梁实秋著. —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
2017.5
ISBN 978-7-5193-0295-5

I. ①唐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4587 号

责任编辑: 朱前前

封面设计: 仙境书品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(100006)
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: 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群言出版社官网)
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
联系电话: 010-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6.25

字 数: 119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193-0295-5

定 价: 36.80 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, 电话: 010-65263836

出版说明

为了保持梁实秋著作的原貌，也为了方便现代读者阅读，编者参考了多个版本，对照原文，重新做了校订，主要编校原则如下：

一、对外国的一些人名、地名，如鲁滨孙、落基山脉等予以保留，不作改动。

二、对民国时期的一些用语，地名，如“愈来愈”“姊妹”“海甸”等，予以保持原貌。

三、旧时的习惯用法，如“地”“得”之作“的”，“工夫”之作“功夫”等，根据现行语言文字规范予以改正。

四、根据现代汉语标点符号用法对全书原文标点进行核改。

五、编者根据图书主题，结合多个版本，对所选篇目进行最大限度的还原，并添加了编者注。

序

我眼中的父亲梁实秋

梁文茜

我讲的虽然是梁家的一些家庭琐事，但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过程。很多人就说你们家的这些悲欢离合，风风雨雨，反映的就是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的时代变迁，有很多知识分子都大同小异，有类似的遭遇。

梁家家事

梁实秋故居在北京东城内务部街 20 号，现在门牌是 39 号、40 号、41 号。我曾祖父是满族。在清朝是四品官儿，八旗，生下来就有皇粮。四品官儿也不算小，收入比较多，此外还在北京和南方经商，他就买了内务部街这套房子。此处故居起码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。

我曾祖父叫梁之山，他不能生育，后来就抱了一个孩子，我爷爷实际上是一个汉族，好像是从沙河那儿一个农民

家里抱来的，刚出生就抱我们家来了，我爷爷的亲生父亲、母亲不是满族，是汉人。

我爷爷和我奶奶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，除一个夭折外，其他都长大了，六个男的、六个女的，我父亲排行第二，那时候叫梁治华。我大爷去世得早，死于肺病，他儿子也死了。在清朝的时候都讲究妇女殉节，如果丈夫和儿子都死了，女子就要殉节。我大妈殉节以后，慈禧太后知道了认为这是贞节烈女，所以就赐了一个牌坊“贞烈可封”，大石头牌坊，竖立在双榆树村。当时那个地方有个双榆树村，给了十三亩地立了一个祠堂，表彰这些在丈夫七天没有出殡时自杀，跟丈夫一起出殡的贞节烈女。后来那个地方拆迁了，变成双榆树商场。

我母亲的娘家在安徽会馆附近。他们是一个大家庭，小叔子、姑姑、婆婆都在一起住，后来我妈妈为什么也没上大学，因为经济比较困难，她父亲死了，我外婆是一个小脚妇女，连文化都没有，也不能挣钱。所以后来我母亲很早就上香山慈幼院工作了，日后学习画画。她跟我姑姑是同学，这样介绍就和我父亲认识了。以后他们在四宜轩约好，我父亲去美国留学，我妈妈等他三年。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，可是三年就回来了，因为说好了三年，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。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，包办了，你愿意也得愿意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，回来以后就跟我妈结婚。

我妈妈做饭，他在小屋子里翻译莎士比亚，我妈妈就给他做点儿小吃送去。他喜欢吃虾，有点儿糖味的烤虾，我妈妈给他做好一小盘，给他送屋去，他也不出来，在屋里拿手捏着就吃了。我妈妈也不是学做饭的，但是她自己钻研，所以她做饭我们大家都爱吃。我们吃打卤面，我妈做得特别好。我妈包的饺子，我也觉得特别好吃。我父亲经常在外面吃饭，有时候回来告诉我妈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，我妈就模仿给他做。反正他的衣食住行离不开我妈。关于他跟我妈的历史，有一本书叫《槐园梦忆》，他写得很动情，就是一辈子跟我妈在一起生活的琐事。我妈死了以后，他简直觉得痛不欲生了。现在我妈埋在美国了，为什么叫《槐园梦忆》，我妈埋的美国墓地叫“槐园”，我妹妹把我父亲的那些纸笔也和我妈埋在一块儿。

一生翻译莎士比亚

我父亲一生所从事的，如果说最多的话就是教育。他从二十几岁就当大学教授，一直到六十五岁退休，没干过别的事儿，别的都是副业，写作都是副业，正经的职业就是教书，他说他是个教书匠。他的学生真的是桃李满天下，到处都是他的学生。因为他教了一辈子书，他写的那些教科书的讲稿现在都在台湾地区，大学的、中学的、小学的都有。

如果说他业余的爱好就是写作了。他一生比较大的成就

就是翻译莎士比亚。莎士比亚怎么开始翻译的呢？因为他在学校教西洋文学，当然莎士比亚在西洋文学里是代表性的，他讲课就讲这些东西。当时胡适当校长，胡适就委托我父亲、闻一多等四个人翻译莎士比亚，可是后来，因为这个任务太大了，莎士比亚有四十个剧本还有十四行诗，如果说都翻译了，这个工作量不用毕生的精力都是翻译不完的，而且莎士比亚的文字有很多都是一些古英语，很难翻译，不是有很深英语造诣的就很难理解，不能把它的原意翻译出来。另外还要中文文字上的秀美，要有这个修养，没有这个也弄不了，所以那三个人就干别的去了，不干这个事儿了，结果把这个任务就都放在我父亲一个人身上了。我父亲接了这个以后，他就决定这一辈子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完成。所以，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翻译莎士比亚，一直翻译了好几十年。到他七十岁的时候，在台湾地区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，庆祝完成了全部的莎士比亚作品，但是这个中间是历经了很多风风雨雨的。二十岁开始翻，翻到七十岁，一年翻一本的话，不能间断，而且要找很多参考资料。我记得他那本《牛津大字典》特别厚，是从英国买来的，英国书店跟他长期都有联系，有什么新书和参考书都给他送；他一看目录要什么书，英国剑桥大学、牛津大学都给他送书，这样他就整天在书房里。除了教书以外，翻译莎士比亚，那时候他还编一些杂志什么的，整天就待在书房里。他为什么感激我妈妈，他家事不管的，都是我妈妈管，他整天就待在那里，就是书呆子。家

务事、带孩子都是我妈妈管。他说，没有你妈妈的话，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都完不成。他有痔疮，痔疮有时候流血他也不知道，他就一直写，后来我妈发现他椅子上有一大摊血。当他专心致志写作的时候一切疼痛、一切其他的事情全忘了。后来我妈妈给他做了一个大棉垫，以后他就坐在上面工作。

另外他编了一套字典——《远东英汉大辞典》，属于工具书，收录了八万多条字汇，当时中国字典只有三万多条字汇，这个他是用了三年的时间，发动了两百多人，全世界各图书馆都跑遍了，收集资料，编了一套英汉字典，然后分类出版，有医学的、科学的、历史的、文化的，等，有三十多个版本。当初联合国用的英汉字典就是我父亲主编的这本字典，我原来也不知道。为了去美国探亲，我到美国领事馆签证。办签证的人问我：“你是梁实秋的女儿？梁实秋是我老师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呢？”他就从他抽屉里拿出一本黄本的英汉字典，他说：“我天天都在看他的字典，所以他是我的老师。我给你办移民到美国去吧。”我说：“不行，我在中国当律师，我这儿有工作，我去探亲一个星期就要回来的。”他说：“那好。”赶快就给我办了手续。另外，他还翻译了十多种其他英语文学名著，如现在热销的《沉思录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除了翻译之外，住在重庆北碚的雅舍期间，他写作了大量随笔散文，后来结集为《雅舍小品》《雅舍散文》等，出了

三十多个版本，被译成多国文字，风靡全世界。

当然他也有一些嗜好了，那会儿在北京他喜欢放风筝。好像老北京人都爱放风筝，我父亲放风筝可是挺讲究的，现在的风筝可能不那么普遍了。那时候我们家放风筝，各种大沙燕，有瘦长的叫瘦沙燕，一般的叫普通沙燕，黑色的叫黑锅底，还有龙顶鱼，那个眼睛能翻的，还有孙悟空。我们的风筝上面都带着那个小鼓，还有上面带琴的，一拉风一兜，琴就响，放上去以后就跟有乐器的声音似的。我们使用的线都不是普通的棉线，那个线不结实，放远了就会断，都使用的是老弦，就跟拉胡琴的弦一样，特别地结实。有一个放风筝的线车，拿手一拨就转。那个轴都是硬木的轴。放远了以后，要是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把它拴在我们前院的柱子上一夜，第二天早上还在上头。可是这里面有时候也会有麻烦，因为好多人家都放，天上风筝多了，会打架的，有时候把线缠在一起了，一看线缠在一起赶快往回拽，你不往回拽，人家把风筝拉人家里去了。我父亲喜欢玩儿这些东西。

平常他是逛书摊，上琉璃厂、荣宝斋、海王村这些地方逛书摊，那儿的老板都认得他。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逛厂甸。在北京过年好像习惯都去逛厂甸，就是一种庙会的性质，在新华街上搭上棚。很多摊贩都集中到那儿去，吃的东西、用的东西，甚至金银珠宝翡翠，现在都差很多了，那会儿卖羊头肉、奶酪、炸糕，反正都是北京的这些东西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上厂甸，又吃又喝，又买玩意儿。他带着我们去，

那会儿去厂甸，喝豆汁，吃灌肠、驴打滚、艾窝窝，大糖葫芦特别长，有好几尺长。他喜欢玩儿什么呢？爱抖空竹。有的是两头都有圆的，中间像个葫芦似的。还有一种是单头的，这边有圆的，那边没有，这样的不好抖。大空竹、小空竹，家里有很多。他认为那个是一种运动，一到厂甸就买空竹。

老友

闻一多和我父亲在青岛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学校教书，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好，闻一多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来我们家。在青岛的时候我还小，但是我记得闻一多经常来我们家（今青岛市鱼山路33号），他常抱着我玩儿。后来闻一多到昆明了，我父亲在重庆，两个人就不在一起了。但是那个时代，文人只有一支笔，他没有枪，别人要迫害他的时候，他只能用笔来反抗。那时候我父亲就说闻一多受抗战的影响是很激进的。当时就有很多特务跟踪他们，我爸爸也是被跟踪的对象，有一辆小黑汽车老跟着他，他特别害怕。因为我爸爸说话没有遮拦，看什么不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，得罪很多人。他就对闻一多说：一多，你自己留个心眼儿，你不要在公共场合这样，会受到迫害。可是当时闻一多热血沸腾，所以遭到人家的迫害。后来我父亲知道以后特别伤心，因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。他喜欢下围棋，当时摆的有围棋盘和围棋子。他一拍桌子，说：“一多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！”那棋子

都滚到地上去了。因为北碚的房子是木板地，很粗糙的木板地，有很多缝，他一拍那些棋子顺缝都掉下去了，抠不出来了。后来到台湾去，闻一多给他的信一直带在身边。还有闻一多当时遇害的报纸，都黄了，跟手纸似的，他一直带在箱子里。

他和冰心感情也很好。因为他们都到美国留学，是在船上认识的。聊天时冰心问他：“你是学什么的？”他问冰心：“你学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学文学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学文学批评的。”他和吴文藻（冰心的丈夫）是清华的同学。在美国我父亲和冰心他们都一块儿演戏，有很多活动。后来他去台湾地区以后，不知道谁传说，说冰心死了，他非常伤心，写了一篇《忆冰心》的文章在台湾地区报纸上发表了。后来得知冰心没有死，他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表示道歉，说我听说你死了，没有死我就这样写你，很不应该。冰心说：“不对，我非常高兴，因为一个人很难知道他死了以后，别人是怎样纪念他。”她说：“我现在知道，我死了实秋会写文章纪念我，我很高兴。”

在北碚的时候，梁实秋和老舍都在编译馆，老舍就住在我们家东边。现在都开辟成立梁实秋纪念馆和老舍纪念馆。我父亲担任翻译英文的编辑委员会的主任，老舍晚上经常上我们家去，闲着没事儿有时候打麻将、聊天。后来开文艺晚会的时候，他们俩说相声，两人都一口北京话。说相声有一个习惯，一人拿一把扇子，作为一个道具，有时候说到哪

儿，敲一下，引得大家都笑。我爸说咱俩拿这把扇子可以当道具，他说：“你不要敲我脑袋，你不要打我。”老舍说：“我不打你。”但是说到兴高采烈的时候，老舍可能忘了就敲他，一敲他，他就躲，我爸爸戴一副大眼镜，正好扇子就把眼镜给打下来。我爸爸穿着长袍马褂说相声，赶紧拿衣裳一兜，就把眼镜兜住了，眼镜没有掉地上，省得摔碎。但是底下就哄堂大笑，人家以为就是导演给他们做的滑稽的动作呢！实际上不是，实际上临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，所以很多记者都拿这个作为一个趣闻。

后来台湾推荐诺贝尔奖获得者，人家推荐我父亲，我父亲说自己不行，说这是中国代表就给一个名额，说台湾这么一个小地方代表不了中国，人家说实秋你推荐一个，谁行呢？他说我看就老舍行。可是那时候老舍已经死了，他还不知道呢。后来一问，老舍死了，人家说你推荐别人吧。他想了半天，那推荐不出来了。所以后来就没有了。据说把这个名额给了日本。老舍死了以后，我去美国探亲，老舍的夫人胡絮青给我写了“健康是福”四个大字。胡絮青是书法家也是画家，我给父亲拿过去，父亲心里特别有感触。

我父亲年轻的时候，与徐志摩、青岛大学的校长、新月杂志社的那些人都是很熟悉的。后来我父亲到台湾地区去了，跟这些人联系少了。像季羨林就和我父亲关系特别好。那时候季羨林在犹豫学什么好呢，学东方语文学系是少数，全中国人没有几个人学。我父亲说你就学这个吧，学这个好，越

少数越好，全中国就你一个人会。季羨林就在东方语文学系学少数语种，后来他当然推广了，他学了很多国的文字，所以季羨林对我父亲是很尊重的。在学术上我父亲也非常器重他，那时候他还年轻，觉得他将来会特别有出息。

中国人

我是学法律的，不太懂得文学，所以人家采访我的时候，我就不怎么谈文学的事情，因为不懂，胡说八道让人笑话，但是耳濡目染也知道一些，我父亲对于文学，他不希望有什么束缚，他说我想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，不希望别人给他定一个条条框框，中国的文学上有很多流派，过去八股文就是条条框框，就得起承转合，作诗平平仄仄，就得押韵，写散文的可以超脱一些。这样就跟有些流派认识不一致，那也是可能的，但是这些事情不要去指责什么，将来从历史上自有定论，因为每一种科学也好、艺术也好、文学也好，都有流派，你说张大千的画好还是徐悲鸿的画好，那就不好比。文学上也有各种流派，当然也受各种政治思想的影响，那是不可避免的。因为生在这个时代里，不能脱离这个时代，当然那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了。谈到鲁迅的事情，我知道鲁迅的后代在台湾地区跟我父亲的关系是很好的，经常上我们家吃饭去，照了相片给我。现在台湾和大陆和平相处亲如一家了，求同存异了，就别再揪住历史的问题，历史的问题就是

历史。再过五百年或者五千年以后，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的事情那就更客观了。

人不管流浪到多远，对于故乡的感情永远是割不断的。我父亲死的时候，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，不要穿西装。他上美国去，人家让他入美国国籍，他说我不入美国国籍，我是中国人，我以作为一名中国人自豪。他说如果说中国和美国要发生冲突的话，我必然要站在中国这边，因为我是中国人。

我父亲虽然是搞文学的，但是爱国的思想贯穿在他思想里头。从我们家里来说，一直也都是教育子女要爱国。那时候抗日战争，后院有一口井，我奶奶常年设一个祭台，摆上水果，就是纪念抗日战争牺牲的这些将士，我们都去磕头。那时候行礼，不是鞠躬就是磕头。

我父亲他对于中国，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。我父亲是老知识分子，所以对于吃也好，北京一些玩儿的东西也好，过年的风俗习惯也好，好些都体现在他的文章里头，其实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想吃这口东西也不见得，一种感情上的寄托罢了。

目 录

序 我眼中的父亲梁实秋 / 梁文茜	• 001
男人	• 001
女人	• 005
结婚典礼	• 010
谈友谊	• 014
代沟	• 020
莎士比亚与性	• 025
父母的爱	• 030
赛珍珠与徐志摩	• 032
感情的动物	• 035
束胸	• 036
乐户捐	• 038
最初的一幕	• 040
苦雨凄风	• 045

- 厌恶女性者 • 056
- 槐园梦忆
- 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 • 059
- 情书十二札 • 163